

◎碧野芳菲

# 五谷飘香庆丰收

□王国梁

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之一,也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。秋分把秋天分成两半,这一天昼夜时间均等。秋分之后,开始昼短夜长。这个节气有鲜明的特征,一直是人们比较重视的节气。如今,每年的秋分日又是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。

其实,在过去的很多年里,秋分一直都是农民的丰收节日。秋分时节,天气凉爽,五谷飘香,瓜果成熟,蟹肥菊黄,是一年中丰饶美好的时刻。我所在的地区,一年中有两次丰收时节,一次是芒种之后的麦收,一次是秋分到来的秋收。而秋收比麦收更加隆重和盛大,因为麦收时只有麦子成熟,而秋收时五谷丰登。玉米、高粱、大豆、谷子、芝麻等农作物全都成熟了,大地上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。而且麦收时节,一般三五天就结束了,而秋收的战线被拉得长长的,农民的喜悦也会延续很长时间。

在我的记忆中,一直珍存着一幅动人的丰收图。秋分时节,微凉的秋风吹过农家小院,院子里堆满了秋天的收获。天高云淡,秋香四溢,父亲在院子里收拾着粮囤。他一边收拾,一边哼着歌,喜悦的歌声在院子里飘荡。收拾完毕,父亲坐在檐下静静地抽烟。他的表情平静又幸福,脸上洋溢着满足和欣慰。院中满满当当的玉米、高粱、大豆等,组成了一幅温馨的丰收图。

父亲吐出一个烟圈,慢悠悠地对我说:“秋分可

真是好时候啊!”那时候我总在想一个问题,为何秋天要等到第四个节气才迎来收获。立秋、处暑、白露,然后才是秋分。后来我想明白了,所有盛大的场面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铺垫,为的是酝酿气氛,做足准备,就像一场精彩的演出,需要前期的酝酿工作。丰收的气氛酝酿得足足的,秋分就盛装登场了。

五谷飘香庆丰收,人人喜笑颜开。相比父亲内敛含蓄的性格,母亲的喜悦则更为张扬。她和哥哥刚从田里收完南瓜回来,哥哥拉着小拉车,她在后面跟着。还没进院门,她就高喊起来:“老二,老三,瞧今年的大南瓜,长得多大!一会儿咱们把大南瓜摆满院子,就跟过年挂红灯笼似的,要多喜庆有多喜庆!”我说:“妈,你这是要用大南瓜张灯结彩吗?”母亲哈哈大笑起来:“对!张灯结彩!”自从她进了院门,简陋的农家小院里欢声笑语就没有停过。“今年真是大丰收啊,瞧这大玉米棒子,一会儿挂在屋檐下该有多好看!”

父亲看着母亲尽情释放自己的快乐,特别满足和安心。那个年代还没有“仪式感”这个词,但农民在丰收节日里把仪式感演绎得如此精彩。节气是指引农事的,每一个节气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,秋分时节尤其意义重大。春华秋实,辛勤耕耘之后是沉甸甸的收获,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了。

五谷飘香秋分到,家家户户庆丰收。忙碌之后,父亲说:“白露早,寒露迟,秋分种麦正当时。”秋收的同时,又一轮的播种也随之开始。农民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,收获、耕种,耕种、收获,一轮又一轮,周而复始。

◎玉壶冰心

## 读书的人生

□郭雪强

我固执地认为,读书,读纸质的书,是和多变、有趣的文字在一起,过着朴素平实的生活,可谓人生有诗意。

诗意不是高高在上,缥缈朦胧的。诗意应该就在石板路的细坑里,在墙角的砖缝里,在磨光的书桌的一角,在窗台上的陶瓷花盆上,是读过书的人才能看见的地方,有品,有趣。

不必开口说话,也不必装模作样,在你想读书的任何时候,都可以很容易很快速地安静下来,沉浸在一个相对孤独的世界中,享受文字的力量,这力量或轻柔或猛烈,恰好是当时的你所需要的。你需要和自己对话,想通几个简单又深奥的哲学问题;你需要和历史对话,明白来处;你需要和未来对话,知道去处……

我知道有些人讨厌读书,一拿起书就头疼,或者一翻开书便困意来袭,这不是书的错。不过,不用着急,举个例子,我小时候最讨厌吃香菜,闻其味浑

身难受,后来竟然迷恋香菜,做汤、凉拌菜无它不欢,这中间发生了什么?大概是有一次在外地,在困顿饥饿之中,我痛痛快快地“消灭”了一碗疙瘩汤,那里面就有香菜。从那以后,香菜奇异的味道总算和“香”联系在了一起,有了它,汤便是香的;有了它,菜便是香的。书亦是如此,在人生至暗时刻,朋友亲人都不能给予你有效的帮助,兴许一本书可以救你。它给你细致入微的安慰,给你从内到外、贯通全身的力量,它可以化作一盏灯,微光,常亮,默默陪伴着你走,往前走。

所以,一个人一旦爱上读书,很难再变得不爱读书,他只会越爱越深,不能自拔,不愿自拔。

作家王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人生最缺的是什么?是时间,是经验,是学问,更是一种比较纯净的心情。”人到了一定时候,可能不缺钱、不缺吃、不缺朋友、不缺浪漫,但是一定缺学问。读书,获得学问;读书,精神自治。

有学问的人生,是丰富的人生,是诗意的人生。

◎心灵物语

## 葡萄老树

□张新果

庭院里的老葡萄树,一副不歇心的架势。一根根粗藤,曲曲弯弯,倔强得像老筋一样,在架上使劲地伸展。抽翠条,长新蔓,摇晃着巴掌大的绿叶,承接阳光雨露,结出一嘟噜一嘟噜的果实,在微风里阵阵得意,哗啦啦为自己鼓掌。

去年,数不清的葡萄串,把藤蔓都坠成了弓形。我只得用一根根木棍作柱子支撑起来,还担心压塌了架。风来雨来,摇得葡萄架“咯吱咯吱”响,像是咬着老牙竭力坚持的声音。

可怜它老来负重,担心它筋骨累断,今年春天剪枝时,我用锯子并斧头将藤条隔三去一,还把每条果枝上的花苞削掉一半儿。帮它知老、服老、惜老,轻轻松松地转绿回黄,悠悠荡荡地挂果十串八串,也算“老有所为”。

葡萄串少了,稀稀拉拉。架下,一份报纸,一壶清茶,闭目养神之时,似乎能听到它惬意的叮咚声,以伴我闲适的生活。删繁就简的葡萄藤,果串异常的大,先似密集的一捧玉粒,慢慢饱满成珍珠,由祖母绿转而变成玛瑙红。

老葡萄树,却在初秋又节外生枝,不仅偷偷伸出一根根触须,不安分地牵东挂西,勾南连北,似乎要逮蝴蝶,要捉蝴蝶,要纠缠月牙儿,还甩出一挂挂的新穗,结出的颗粒像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,让人读出散文诗的韵调,其上露珠闪闪,分明是亮晶晶的墨迹,这叫“二茬葡萄”,少见。

设若葡萄如人,结一茬果实,是它的儿女、它的责任、它的本分。倾尽全部汁液,滋养一茬的葡萄珠玉,继而硕大圆润,流糖滴蜜,也不枉草木一秋,足足抚慰了自己……

园艺家说:凭了老葡萄藤的根基底气,本可以抽条长蔓,结出沉甸甸的果实。人为的削减,压抑了它的激情。它的精力无以表达,四处胡乱发散,则为盲枝疯杈;钟情于花果,所以结二茬葡萄,算是安闲里自找忙。

而这二茬葡萄,往往来不及成熟,当风霜凋尽黄叶,悬挂在光秃秃的枯藤上,像点点滴滴的泪珠,而且似泪珠一样酸涩。酸涩,是追求甜蜜的过程阶段,虽不能达到珠圆玉润的甜美,但对甜美的向往,至老不舍。这么说来,二茬葡萄,恰是老树老藤的莹莹汗珠,或点点喜泪。

◎芳草地

## 驼梁十月

□王军旗

驼梁十月  
大美景色  
七彩独揽  
浓缩出秀美山河

金黄色  
联袂着五谷丰登  
映衬着农民的喜悦

火红色  
红得漫山遍野  
染红朝霞  
染红半空云朵

万亩浓绿的松涛  
唱着浑厚的军歌:  
战无不胜  
攻无不克

驼梁十月

五光十色  
这色彩  
是厚积薄发的韵律  
是五谷精酿的美酒  
是天地灵气的凝聚  
是日月精华的杰作  
是祖国蒸蒸日上的喷薄

驼梁十月

红的如万旗劲舞  
黄的如金光四射  
青的如千帆竞流  
橙的如丰厚收获

驼梁十月

秋风吹洒染红  
天公尽情泼墨  
将如诗如画的美色  
献给祖国

◎吉光片羽

## 游走的月亮

□王骁

我少年时离开西北老家参加工作,曾是一名铁路新线建设者。对于我们走南闯北、四海为家、常年奔波的人来说,夜空中的那一轮明月总是流动的、游走的。

正因为人的奔波、流动,月亮才显得那么生动、柔美、温暖,甚至富有了浪漫的色彩。

月随人走,景随心移。我仰望过的月亮,挥洒着奔跑的清辉;我仰望过的月亮,萦绕着思念的情怀。在乘坐绿皮火车的年代,我每年都有一段回老家探亲的假期,有时选在春节,有时定在中秋。短暂的假期结束,返回千里之外的单位时,我就会乘上一列穿行于夜晚的火车。当年那样遥远的距离,要用二十多个小时赶路。

回家是温暖的记忆,月亮是难忘的陪伴。从西北老家出发,列车过了宝鸡,进入八百里秦川,正是夜里十点来钟。不知是赶得巧,还是记得牢,当我举头眺望车窗外的夜空时,会有一轮皎洁的月亮随车奔跑,月亮的清辉洒遍原野,漫过乡村,与城市的万家灯火连接起来,令人感到大地的广袤、岁月的静美和生命的绵延,甚至会触动内心的温暖感觉。那月亮在夜空中微微晃动的情景,就像故乡一眼晶莹的泉水,一被风吹动就会漫溢出来……我觉得那是月亮的表情,也是自己眼眶里噙着的泪水。那时的月亮是圆润的、令人激动的,仿佛洋溢着青春的风采。

月亮是游走的天使、爱情的象征,寄托着爱的期待。有一首歌这样唱道:“月亮走我也走,我送阿哥到村口。阿哥去当边防军,十里相送难分手……”家住贵阳的曾经的工友对我说,他当年在格尔木修筑青藏铁路的时候,每次回家探亲返回工地时,妻子总有太多的不舍,他就找来《月亮走我也走》这首歌播放给她听,听得爱人眼泪婆娑,却还是微笑着送他踏上返程的列车。后来他略微改动了一下歌词,分别时唱给妻子听。月光里的音乐,的确能安抚一颗游走的心。

俗话说“月是故乡明”,我对故乡的月光有着特别的感受。2016年的秋天,母亲因病重住进了老家县城的医院,我急匆匆从石家庄赶回去陪护。也正是在中秋节的晚上,医院成了我与母亲团聚的家。当晚母亲输完液后,安静地睡着了,微弱的鼾声更显得那夜的静谧。病房的顶灯熄灭后,房间的光暗淡了,月亮的光影便爬上了窗台。这时,我透过窗口向东边的夜空望去,只见一轮皎洁的月亮挂在天上,月光如银似水,清澈明亮,月光如梦似幻,恍若隔世。故乡中秋的夜晚虽然让我感到清冷、忧伤,但月光的清辉却能透彻心扉、安抚灵魂,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柔韧、坚强与善良。月亮仿佛在听我祝愿:妈妈早日康复,从此健朗长寿。正当我许下这一心愿的时候,母亲轻声朝我要水喝,我连忙将几勺温水喂到母亲的嘴里,她却让我躺在借来的折叠床上睡觉。那一夜,我陪伴着母亲,也守望着月光,彻夜未眠。

我曾写过一首题为《故乡月光》的诗,诗中写道:故乡月光/总是令人难忘/月光里,有过美丽的童话/月光下,是梦生长的地方//风起时,你曾掖过我的被角/静夜里,你曾陪伴我的梦想……如今的夜晚/你是情感的衣裳/轻轻地披在我的身上/白昼,你是我闲暇时的思念/轻柔地拂过胸膛,挂在心上//你的美,让我感到淡淡的忧伤/你的爱,总是那么宽广……